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THE SWORD OF HONOR TRILOGY

荣誉之剑

[英国] 伊夫林·沃 著 胡南平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THE SWORD OF HONOR TRILOGY

荣誉之剑

[英国] 伊夫林·沃 著 胡南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誉之剑/(英)沃(Waugh, E.)著;胡南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6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书名原文:The Sword of Honor Trilogy

ISBN 978-7-5447-0540-0

I. 荣… II. ①沃… ②胡…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3761号

THE SWORD OF HONOR TRILOGY by Evelyn Waugh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Evelyn Waug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4-234 号

书 名 荣誉之剑

著 者 [英国]伊夫林·沃

译 者 胡南平

责任编辑 夏秀玫

装帧设计 武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23.375

字 数 574千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40-0

定 价 64.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胡南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中有一位著名的讽刺作家、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和绅士”，他带着忧郁和悲观的眼光，把他在军旅生活中看到的一片混乱、荒诞和失败写成了一个战争三部曲，这就是英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著名讽刺作家伊夫林·沃及其所写的著名作品《荣誉之剑》。这部作品尽管在思想上不乏谬误之处，但作家以冷峻、嘲讽的眼光和犀利、幽默的笔法，继承发扬了英国小说的讽刺传统，并应用富有新意的创新手段，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他在大战中的所见所闻，写了这本被大众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一本杰出的小说，作者也被誉为英国 20 世纪的一位不可忽视的讽刺小说家和卓越的文体学家。

伊夫林·沃(1903—1966)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亚瑟曾在出版社里工作。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喜爱把早年的伊夫林带进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宝库和对语言、写作的兴趣。早在上学期间，沃就打下了创作生涯的基础。1928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衰亡》的发表确定了他讽刺小说家的地位，并为他以后的作品确定了基调。在以后的十余年间，他写了数本讽刺二三十年代他所熟悉的英国上层阶级的小说，无情地

揭示了该阶级的无能的表现、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堕落的生活。1930年,他像其他一些迷惘失落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信奉天主教,以寻求精神上的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在英国海军陆战队里服役,1944年曾担任驻南斯拉夫的英国军事特遣团成员,《荣誉之剑》就是以他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为基础写成的。

沃在《荣誉之剑》中继承了前期小说的讽刺特色和闹剧式的处理手法,对他所熟悉的英国军队上层作了辛辣的讽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毫无英雄气概的“反英雄”角色以及一出出由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军官们所上演的高潮突至的丑剧。其中有军阶显赫的高级军官,开会时“一只只手在日程表、文件上漫不经心地乱写乱画”,策划着一次次徒劳的作战方案;给自己偷换了上校军衔的突击队指挥官特里默在一次行动中,听到敌占区一位老农妇的狗的叫声就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却被誉为全国的英雄楷模,“建立了军事历史上最英勇的功绩”;亨德少校听到脚步声也不问是敌是友,便闭上眼睛,高举双手投降;旅长里奇-霍克和军官阿普索普为了争一个战地厕所,明争暗斗,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海军为突击队导航竟稀里糊涂地把他们带到了敌占区;为了给上级军官作一展示而举行的煞有介事的袭击,目标仅为一个小石堡,却动用了空军和陆军,结果炸死了几名游击队员而声称大获全胜。英国军队上层的昏庸无能、贪生怕死、沽名钓誉、鄙俗无聊等种种劣迹暴露无遗。

在法西斯铁蹄四处横行、人民饱受战争痛苦之际,作为反法西斯的英国军队的上层军官或沉迷于酗酒戏谑、寻欢作乐,或无所事事、穷极无聊;在进攻行动中身藏威士忌,在军营宿舍里饲养宠物;战火纷飞中贝拉米酒吧里酒徒云集,军营食堂里高级军官表演猥亵的节目,战争阴影下快乐的战士寻花问柳,众生百态无奇不有。轻松滑稽之余,使人深感英国军队上层的腐败及悲哀。值得注意的是,沃在描述代表其

本人价值观念的主人公盖伊时,不仅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观点,同时也对其本身空虚悲观的思想状况和荒唐无聊的道德行为不无讽刺。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立场。

面对资本主义的日益衰落、社会的动乱、战争的创伤和道德的沦丧,沃讽刺的锋芒直指一切社会弊端。除了对英国军队上层的抨击,作者的讽刺经常触及英国的政治,从各个侧面揭露了大英帝国的衰败和沉沦以及贵族传统的腐朽和没落。那位盖伊无比敬仰的圣人罗杰爵士的“荣誉”竟来自参加“伯爵的部队,去进攻一个邻居”,其讽刺的矛头不言而喻。而盖伊时刻带在身边代表他家族荣誉的奖章是他哥哥杰维斯参军第一天糊里糊涂地死于战场的纪念品。以其优秀传统为荣的戟兵也能从闹剧般的“苹果兵”的故事中窥见其传统的荒谬可笑。即便是盖伊所信奉的天主教也在衰落,教会和神父徒有其表,沾染上种种庸俗和邪恶。“上帝的慈悲就在礼节之中。”在拯救灵魂时不停地上蹿下跳、跑里跑外、丑态百出并且领取陆军部所发的人头补助费的神父被盖伊怀疑是间谍。作为西方社会精神支柱的基督教正在堕落,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

沃不仅继承了英国的文学传统,显示出卓越的讽刺才能,而且在叙事手段和行文风格上开辟了耳目一新的境界。在西方 20 世纪文坛上出现的著名作家如乔伊斯、福克纳和沃尔夫创新地运用了内心独白、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手法,开创了现代文学探索内心的新潮流。沃则标新立异,竭力探索一条从外部描述的手法。沃常常以冷峻、含蓄和严肃的态度,用幽默、嘲讽和滑稽的语言,观察描写人物的举止神情、言语行为、事件的发展始末、前因后果,以及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所见所闻。这种手法不仅向读者展现出一个战争年代中的疯狂混乱的世界,而且更加烘托出主人公的孤寂、迷惘和失落的心态。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及其中种种人物是多么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然而,滑稽中包含着荒

诞,幽默中充满着苦涩,嬉笑中隐含着严肃,貌似冷漠平淡的描述中体现着作者的嘲讽态度和道德观念。这一切都要由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

当然我们不能不指出,沃在尖锐讽刺资本主义的丑恶时,他的思想本质还是最保守的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他对于战争的观点通过盖伊得到充分的反映。盖伊“有一个感觉,所有的战争只会造成灾难,没有希望带来好处”。当世界各国人民正在浴血同法西斯奋战时,他从军的目的同许多人一样,只是想通过战争和相互杀戮来表现男子气概,或者把战争本身看做是绝妙的陷阱。他根本分不清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他要与之战斗的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强大而可憎的敌人”。随着英国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结盟,盖伊对战争的意义彻底失望,这也反映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进步力量的仇视。这一点,在小说后面南斯拉夫部分中反映得尤为突出。作者在描写共产党人的游击队时,虽然也显示出他们的纪律严明、雷厉风行和生活朴素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他们存在着作风武断生硬、态度冷酷无情的弊端。而在他看来,英国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势力的背叛。第十一章“无条件投降”不仅是指德国法西斯的投降,也暗指西方世界对国内外共产主义和左派势力的容忍甚至合作,以及盖伊在参加对法西斯的征讨中对他自己所遭受到的挫折和失败的投降。

综合起来看,对沃的小说,我们应肯定其正面的意义。尽管小说在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上暴露出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然而沃在其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腐败堕落的严肃、深刻的揭露,对生活中愚蠢和荒谬的敏锐、幽默的讽刺,以及在创作手法上的发展与创新,使他在20世纪英国文学中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序 言

安格斯·凯尔德

伊夫林·沃当兵期间没有打过“一场称心如意的仗”。然而，像诸多备受痛苦但极其优秀的作家一样，他能够把不愉快的个人经历变成一部杰作。现在印制的这个一卷本而不是三部曲的《荣誉之剑》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可以说是最出色的一本。

1928年，沃还很年轻时，他就因创作《衰亡》而得名。书中成功的讽刺风格与其说与斯威夫特相近，不如说与P.G.沃德豪斯更相似。以后，小说界确认他为非常有趣的作家，他的读者中甚至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他在1930年改信罗马天主教有虚假的成分，他们不喜欢他的右翼政治立场以及一种无处不在的势利态度，这种态度使他看上去像在讨好作为他的讽刺目标的交际家。在后来被教会废除的非常不愉快的第一次婚姻以后，他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同比他小十三岁的劳拉·赫伯特痛苦地相处，他们在柯茨窝尔山中的一座乔治时期的庄园住宅里安居。他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作家，但是在反希特勒战争爆发以后，要维持他对葡萄酒的嗜好，他发现自己得为钱而挣扎，仅靠军官的薪水势必要作出某种牺牲。

1939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荣誉之剑》的主人公盖伊·克劳奇巴

克身上的事情同沃自己的经历颇为相似。在1939年9月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像盖伊一样,沃加入军队时年龄太大,将近三十六岁了。然而纳粹和苏联在8月签定的协议似乎提供了一个征讨在沃看来是代表着两个无神论的“现代”思想的机会,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他想要战斗。在经受了数星期求职给他带来的沮丧以后,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的私人秘书布伦丹·布雷肯干预了此事,沃未参加军官训练就在军队里获得了任命。他选择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该部队正在组建一个新的特别营作为突击队。在新吸收的军官里,像克劳奇巴克这样的人尤为年尊辈长,人称“叔叔”。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即小说中的“戟兵”——过的生活方式使沃感到很合意。他的父亲是出版商,他是在伦敦中产阶级集中的戈尔德斯格林长大的。他上的兰新公学排名远在伊顿、哈罗和牛津赫特福德学院之下,并不时髦。他带着势利的态度迷恋于真正的贵族绅士的作派。在查塔姆的海军陆战队兵营里,他遇到了“真正”的士兵,他们在食堂里用高脚银酒杯就着上好的葡萄酒吃着丰盛的菜肴。

然而,沃的部队不久被调到肯特郡岸边迪尔以南环境稍微逊色的一个闲置的假日营地。在《荣誉之剑》中,沃巧妙地把它改为一个废弃的私立学校。然而像盖伊和阿普索普一样,他找到并参加了一家当地的俱乐部,还常在一家意大利饭店里吃饭。下一次调动是到萨利荒原上的比斯利进行军事演习。在那里他应他的旅长阿尔伯特·圣克莱尔·莫福德之邀,常到他家做客。那位旅长戴着眼罩,行为乖张,后来成了他小说中里奇·霍克的原型。一位军官同伴约翰·圣约翰在他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同沃一起参战》中回忆起莫福德时写道:“他幼稚而疯狂地大笑……在做报告时,他答应给我们讲许多血流成河的故事……”

沃是第一个获得上尉军衔的临时军官,那是5月份颁发的。随着战

争的继续,他再也没有得到晋升(一度他还曾降为中尉)。他不适于当士兵的指挥官这一缺点立刻暴露出来了,正如圣约翰所说,他在他连里对其他级别的人“说话时那种轻蔑态度,只是因为叔伯般的关系而有所缓解”。他对军阶高的上司也同样蔑视,认为他们都不配领导他。盖伊·克劳奇巴克的不幸都是因为他的年纪和命运所造成的。沃的沮丧,大多是因为他酒醉时肆意辱骂而引起的。他的保护人鲍勃·莱科克上校一度曾在他的卧室里安排了一个卫兵,以防下属可能会偷偷地整治或弄死他。还有一次,有些军官同伙曾经扬言,要是允许沃带领他们参加战斗,他们很可能会趁机杀死他。

沃对海军陆战队的迷恋要比盖伊短暂。尽管在1940年5月丘吉尔令人鼓舞地出任首相,但沃发现他的军团在那个沉闷的夏天里显然在毫无目的地调动,因而感到极为沮丧。甚至在1940年8月半途而废的达喀尔远征中,他和他们一起离开以前,他已经申请加入联合作战部下属的一个正在组建的新的部队——突击队。在11月他从非洲回来后不久,被正式调到鲍勃·莱科克指挥下的第八突击队任职。鲍勃是从伊顿、桑赫斯特和皇家禁卫军来的贵族军官,他有着足够宽松的态度,他在新来的困窘卑微的下级身上看到了一些价值。

沃所叙述的在马格岛上的训练和他所回忆的在额尔郡海岸的两次不同的逗留正好吻合。1942年,沃在一度驻扎在阿德罗桑的第八突击队里服役,在那里,为了取悦一位当地的地主格拉斯哥勋爵,沃答应替他炸掉一个树桩。一个缺乏数学知识的中尉接令用了过多的炸药,把邻近地主种植园里的幼树炸断了,城堡的窗玻璃也震碎了。这一事件被沃改编,在他的小说中,勋爵被描写成在突击队训练的马格岛上朝思暮想地惦记着炸药的地主。第八突击队曾在一个岛上训练过很短一段时间——1940年在阿伦岛上,而军官们则在海洋旅馆里按自己的方式尽情享乐。莱科克的特种营的士兵几乎全都是从最时髦的军团

里招募来的。王室骑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和近卫骑兵团里的沃的这些新军官兄弟似乎使得海洋旅馆变得人满为患。那些花花公子宝贝们,服饰随心所欲,夜夜在格拉斯哥享用晚餐,饮酒无度,豪赌不拘,赌注之高令人瞠目结舌。首相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两夜之间就输掉八百五十英镑,相当于一个富足的中产阶级人士一年的收入。

1941年2月,他们经开普敦坐船驶往埃及。此时,英国中东部队一直使意大利军队不断溃退,但是隆美尔将军带领德国部队的到来使得他们索然无趣。等到莱部队(第八和第十一突击队)在3月到达时,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了。然而几个星期中,莱部队未见有任何战斗行动,当他们调动时,结果如同闹剧。4月19日对巴迪亚(现利比亚的拜尔迪耶)的夜袭原本是打算吓唬意大利军队,把增援力量从前线吸引过来的,但是在一次愚蠢的登陆行动后,在镇里没见到有任何意大利人,从那时起,突击队在荒地上扎营,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当战斗再打响时,那副状况更使得沃感到痛苦和失望。

在横行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德国人的驱逐下,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横渡地中海,被赶到了克里特岛上。虽说缺乏基本装备,很难增援,也没有皇家空军的空中掩护,在那里聚集的杂乱零散的各部部队原本也可能挫败自5月20日开始的德国空军的袭击,然而一个新西兰指挥官犯了一个悲惨的错误,竟让敌人占领了岛上三个飞机场中的一个。德国人虽然遭受了惊人的损失,一批又一批的德国士兵还是成功地登陆了,并足以把在该岛西部的英国部队打得步步败退,溃不成军,而德国空军则毫无阻挡地冒着白天的危险为所欲为,四处出动。5月26日,当沃到达后出任莱科克的私人助理时,突击队进行贸然行动已为时过晚了。他们很快就弄清,他们的任务是组成一支后卫力量,以掩护一群被打垮的帝国残军痛苦地步行越过山脉,前往斯法基亚岛南部的一个小港,在那儿皇家海军可以把他们接走。

沃在克里特岛大溃退后不久所写的长篇《莱部队备忘录》里有许多后来用在《荣誉之剑》中的细节。他是一个敏锐的第一手资料的目击者，但也是非常不公正的。毫无疑问，英国人的士气普遍已经低落（虽然许多新西兰人的士气惊人地高涨，况且在该岛中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坚守着两个飞机场，对德国人的进攻一直抵抗到底）。沃本人也勇敢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使人想起了“死的愿望”这一短语——他自己的士气在从希腊撤军前未曾受挫，也没有因一个星期的飞机轰炸、食物供应减少而丧失。他对自己同胞的蔑视是一种傲慢和无情的表现。曾指挥过巴迪亚那次愚蠢攻击的费利克斯·科尔文中校同莱部队的先头卫队一起在两天以前到达，他迅速、彻底的精神崩溃也许使沃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定的乐趣，并为他提供了小说中亨德少校的原型。那个可怜人受了炮弹震荡，沃鄙视他为胆小鬼。

在小说中他不能直接描述的是他的主要人物莱科克的一些非常可疑的行为，而他也曾参与其中。命令很清楚：莱部队必须在所有其他作战部队登上皇家海军的舰船以后，让撤出斯法基亚的士兵登船。莱科克知道，海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即将结束其行动，便让他的一些突击队队员——尽管不是所有人——在乱军中闯出一条路，得以脱身，而留下的人中不仅有掉队的士兵，还有海军陆战队和澳大利亚的一营人，他听任其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沃知道莱科克有欺骗行为，并感到自己也像是个骗子。在公众面前，他继续为莱科克喝彩，最后还把他描写克里特岛大撤退的原战争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军官与绅士》题献给了他。在那本书里，以莱科克为原型的小説人物汤米·布莱克荷斯自己伤害自己，因而在克里特岛上未起任何作用；艾弗·克莱尔的自私行为取代了莱科克以及沃的犯罪行为。

莱科克绝非懦夫，并有理由说，他回埃及将会比当一个战俘更为有用。离开克里特岛后，他名声大为显赫。而沃则不然，他一踏上开罗

这块安全的土地，一种负罪感肯定促使他猛烈谴责英国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士气。他那种口无遮拦的直爽势必给他带来一个精神失衡甚至失败主义的名声，使得他在军队里的麻烦更多。如果说小说里的斯蒂克太太为了艾弗的缘故包涵了他，毁了他的战斗事业，那么乐于自我毁灭的沃的戎马生涯可能是他自己毁掉的。

沃搭乘了一艘运兵船从埃及回到英国，他们选择这条从开普敦经过格林纳达和冰岛的两万英里的航线是为了躲避德国潜水艇。这次航行从7月12日起程，直到9月3日才结束。沃利用这段时间写了《挂出更多的旗帜》。他预料这本讽刺小说的出版会因纸张的严重短缺而被无限期地搁置，但是事实上查普曼和霍尔在1942年3月就将它出版了，而且它作为图书协会的精品卖了一万八千册，这在和平时期算是够好的了。

一本被人低估的书《挂出更多的旗帜》在沃的战争年表上占有一个奇怪的位置。当他被派遣到驻扎在朴次茅斯附近的陆军防守部队第十二营时，他的幻想被投上了阴影，他在克里特岛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幻想最后彻底破灭。他给他妻子写道：“我真希望我能再次获得一些我在查塔姆参军时的冒险精神。”在他的小说中，这一点得以部分实现。关于他的题献，他曾向他的朋友、下院议员、第四轻骑兵团伦道夫·丘吉尔少校解释道，那本书“主要涉及到一群鬼魂”，对这群鬼魂他“时时都在胡思乱想”，还有上层社交界残余的愉快时光，他们在这儿看来度过了“丘吉尔复兴前的那一段奇怪而死寂的时期，人们称之为令人厌烦的大战”。但是正如这本书迅速成功的出版表明，那一段时期里普遍带有消极特点的情况在战争中期无论是对于审查者或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绝非不可接受，像1939年在农村里因城市学童的撤来产生的紧张气氛，情报部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争行动可以向世界报告的那几个月里所表现出的那种荒唐，还有1940年3月当一部分英国军

队先于希特勒入侵挪威时遗憾地证明了英国军队早期的无能。沃在1940年5月丘吉尔提出联盟以及英国人民所忍受的入侵威胁时时存在、轰炸和物资匮乏成了事实的数月中所持有的自我意识到的英雄主义精神,似乎就代表着正如《挂出更多的旗帜》最后一句所强调的“一种新的精神”。此书可以用这种精神来阅读和欣赏。

来自早期小说中的那些被描述为毫无责任心的享乐主义的人物又穿着军装出现了。沃想象中的牛津的同学——那起初带着模糊动机和幼稚态度的阿拉斯泰尔·迪格比-文-特伦平顿爵士和彼得·帕斯马斯特勋爵,所谓“布莱兹海德的一代”——现在都已三十多岁了,因此他们都是志愿入伍,而不像年轻得多的小伙子那样被征募入伍的。这些人最后都赶上了“丘吉尔复兴”,成了坚决要打仗的军人,甚至连毫无道德观念的巴兹尔·西尔都参加了相当于《荣誉之剑》中的尖钩部队那样的队伍。沃所写的内容没有提起他自己在莱部队时的如梦初醒的经历。

然而,小说从闹剧式的讽刺到完全支持战争进行这一发展过程中交织着严肃甚至悲剧性的事件。巴兹尔这位住宿军官利用了康诺利家的三个城市坏孩子来讹诈英国农村中以家为荣的居民,这一极为滑稽的情节和对沦为酒徒的他的情妇安杰拉·莱恩的审慎而生动的描述形成了对比。从阿拉斯泰尔参与的一次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部队训练突然又转到了戴绿帽子的艺术爱好者锡德里克·莱恩莫名其妙地战死在挪威战场,沃对此战役的描述显示了他具有直观生动地描绘一场他自己并未参加的军事行动的出色才能。以另一个“布莱兹海德的一代”布赖恩·霍华德为原型的犹太人作家、一个搞同性恋的审美家安布鲁斯·西尔克被他的老朋友巴兹尔·西尔出卖,巴兹尔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当局面前冒充西尔克,自称是纳粹的同情者,还给他提供了一本爱尔兰护照。沃表示惊人同情的那个人被单独流放到西部遥远的盖

尔,像康诺利的孩子们一样懒散地面对着现在布满潜水艇的大西洋沉思。沃对无政府主义的康诺利的孩子们(迷恋男孩的女孩、恶劣的犯罪男孩,还有智力呆滞的姐妹——一帮天生卑鄙、狡猾的孩子)的兴趣同他对吸引女人的好色之徒巴兹尔·西尔的兴趣不谋而合。巴兹尔对西尔克的军方官僚主义恶作剧式的愚弄看来是出自灵感,并非恶意而为。锡德里克·莱恩分量太轻,成不了克劳奇巴克。安布鲁斯这个犹太人还不算悲惨。沃的人物,除了西尔克外,在结尾时都从非宗教的“丘吉尔时期”的角度获得了“赦罪”。沃个人的天主教信仰没有丝毫强加于人之处。各种信仰,都被置于一个渴望“复兴”的堕落社会中,一概受到隐含的讽刺。

在汉普郡,沃被送到了—一个靠近苏格兰边界霍威克的棚屋军营——“肮脏,闲散且孤独”——后来又去爱丁堡参加一个突击连的课程,在那里,他发现自己住进了由他祖父的祖父科克伯恩勋爵建造的博纳利堡。那位祖先曾是一个苏格兰法官,他优美的文体和沃的作品不相上下。然而,回到霍威克使他深感沮丧,这种情绪后来才得以好转,因为在等待从海军陆战队调派到陆军期间,莱科克安排他加入时髦的皇家近卫骑兵团。为不再当“戟兵”,他喜出望外,如同上面所述,他去了阿德罗桑的旅指挥部任情报官。1942年10月,莱科克把他的部队调到了离沃的家不远的多塞特郡的舍博恩,经常去伦敦就成为可能。1941年,沃被接收为怀特俱乐部的成员,那是伦敦绅士俱乐部中最老、最贵族化的俱乐部,也是《荣誉之剑》中的“贝拉米酒吧”的原型——正如沃所说,该地方应该留给“赌徒、勋爵和英雄们”,而他并非其中之一,他只是一个不时借调到伦敦联合行动指挥部去做些情报工作的一名中级军官。然而他常在韦特俱乐部同伦道夫·丘吉尔和其他流氓饮酒,在忧郁中取乐,并且相应地对他指挥部里不太显赫的上司粗野无礼。